



月亮頂的風

孔帆升

我的家鄉，是鄂東南一座叫月亮頂的小山村。村子與美麗的富水湖僅一山之隔，臥在兩山之間，東西走向，狀若游魚。它地處江之南，山之腹，四季的風都守着時令，依次登場。

安靜的午間，風悄然臨窗，隨性而至，不着痕跡。它自由得恰似徐志摩筆下「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的從容。只是這無聲的風，想來，一路上定歷經了陡崖深谷的坎坷，熬不住時的嗚咽，竟像極了我逝去多年的母親。如今我對風的來去日漸麻木，就像想不起她的模樣，想來她早已釋然，不再牽掛我這個留戀人間的晚崽。

在相對封閉的生存空間裏，我總願攔住這拂面的清風，覺得這是自己難得的清福。在山間，人與風是默契的親鄰。走過莊稼地，風穿過豆葉、瓜葉、茄葉的縫隙頷首致意；草兒扭一扭腰身，便與風成了交心的摯友。草枯了，風便一次次來探望，等它熬過霜雪，來年再綻蔥蘢。

風是多麼貼心的朋友啊。風撥開陰雲，蕩滌枯枝敗葉，山裏頓時開闊。暖風吹過，落花褪去艷色，孕育着飽滿的希望。風流轉不息，植物便蓬勃生長，天空朗潤，河水波光粼粼，山也褪去呆滯，煥發生機。每到春風至，鳥兒就放聲啼鳴，金黃的油菜、素白的李花、桃紅的桃花，都等着風做信使。蜜蜂忙不過來時，風便殷勤授粉，成全草木的愛情。

今年春夏，我偷得浮生半日閒，靜坐庭前與

風親近。看它拂過梔子，摩挲出縷縷清香；見過荷葉，裹着夏日的慵懶；攏起蘭葉，像稚童踮腳問候。風掠過飛蟲薄翅，激起細碎微光；逗得月季葉頻頻點頭；又讓河邊柳枝搖曳，恰似臨水照影的女子，教人凝望。

是風讓一個閒人有了靜心於物的心境，也是風一次次召引我回鄉。暑日回老屋，我在簷下瞌睡。風似有若無，織着細碎鄉音，將我往酣眠裏推。朦朧間，孩童的應答、婦人的呼喚、牆根下漢子的閒聊、輕悄的腳步聲，混着幾聲狗吠，勾勒出和美鄉村的模樣。睜眼時，風正拂面，對面木門半掩，它卻佯促踟躕，不肯推門而入。這般拘謹，多像母親在世時——遇難處便腳步灌鉛、言語黏膠，從不願向人求助。路過的魁梧漢子，走路無聲，說話低沉，竟也像這風。山裏人這般小心翼翼，丙子叔一句「面子薄」，耐人尋味——薄得恰似這拂面的微風，它居然有如此豐富細膩的含義。

風是多麼安然，在再貧瘠的土地上，它都溫情脈脈，一遍遍撫慰滄桑。我常嘆歲月催人老，熟悉的老人一個個離去，唯有風依舊年



輕，像不知疲倦的少年。晴日裏，山風拂過，百草千樹漾起綠波，是山村最鮮活的模樣。這風許是入鄉隨俗，縱使見過大江大河的洶湧、皇宮天庭的華貴，一入這山坳便斂了鋒芒，低調沉靜得近乎無痕，像懂事的孩童，攢着蒲扇立在汗流浹背的人身旁，搖出陣陣清涼。原來山村對萬物的浸潤，向來悄無聲息，連不羈的風都被磨得溫潤妥帖，何況世代扎根的鄉親。

南方漸漸見不到天寒地凍了，更讓人與風有了親和。秋冬時節，我立在風中，不免思緒萬千。風穿過千山萬水，褪去了雷霆萬鈞的暴躁，成了溫和的信使。它踱進村灣，像憨厚的莊稼漢，不擾雞犬，不驚鄰里，悄悄來悄悄去，即便裹挾了顆粒沙塵，也只在瓦楞、石

階、塘邊、岩下輕輕抖落。地球這片沃土，原是萬物與風相擁的結果吧？它蘊藏着人與自然最本真的和諧，所以才有世間真正的「風和日麗」。

在我邁入暮年時，越發嚮往走向自然，回歸鄉村，腦子裏浮起得更多的是瓜果飄香，是一縷縷炊煙。我感念風這位溫柔的信使，一年四季送來香椿的嫩、蘋果的甜、板栗的糯、稻稈的香，送來菜油的清、蘭草的幽、茶葉的醇，也送來春夏農時的糞香——那味道混着稻花的甜、五穀的醇，是土地最質樸的芬芳。這風味，早已深入我骨髓與靈魂。

回想我二十年的鄉村歲月，我是從未遇過刻薄的風的。頂多有幾縷任性的巷道風，直來直去不回頭，鑽進窄巷後便漸漸柔和，悄無聲息地歇在堂屋角落，或是帶走簷下潮氣，偶爾碰翻曬穀的竹篩，也無傷大雅。人們總在摸到乾爽的衣被、掂起粒粒飽滿的糧食時，才恍然驚覺：哦，風來過了。

就像父輩來過又走了，留下的是後人的念想。

如今故人舊事的印象日漸模糊，那個懷揣「黃沙百戰穿金甲」壯志的桀驁少年，早已湮沒在歲月風塵裏。幸有月亮頂的清風循着我離鄉的腳步，一路跟來，復甦我柔軟的記憶。我只想依偎在風的懷抱，坐在老屋門前，看炊煙裊裊升起。夢裏，仍見青少年——眉眼清亮，懷揣朝氣，奔赴向滿是希望的未來。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冬日詩章：運河三疊

陳赫

雪落運河

一片玉絮敲醒大地
河床醒來時
時間的溝壑已被填平
那些歷史的車轍，行人的足跡
彷彿上演着一齣默劇
運河露出最原始的面貌：
只剩一道寬闊的孤線，卻足夠優美

岸邊老柳鐵灰，枝丫承不住雪
孩童們輕搖着樹幹
微微一顫，滿地便是銀白
此刻，我能聽見隋唐的聲響
歌腳的船夫，大喊着，瑞雪兆豐年

越發緊密的雪花
像是催促他們前行的號令
——捻滅篝火，無數遠去的白帆

正從歷史的深處，悄然駛回
昔日碼頭裏的喧騰
恰好被我握住一縷。你知道的——
等太陽升起，我將會放手，任其，
遠行

黑陶盟約

南朝的煙雨，落成一滴琉璃
北地的風沙
吹出一道孤線
千百年的沉積，讓這泥土
也有了溫度與可塑性
橈船載着陶器遠行
運河作為母親，選擇將淚水，化作
漣漪

上好的黑陶，是泥土在烈焰中破殼
那昇華時的濃煙

總使人想起運河的命運：
幽暗漫長，波濤怒吼
可她依舊敞開懷抱，收入了煙波浩
渺
並以一身的氣度，為其命名

不遠處，古窯遺址靜默
曾經的帆影與人聲，已悄然離去
河面冰封，寒光頻閃
我深知遠行的遊子，總要歸來
屆時，他們會為我講述——
黑陶與運河的盟約

糧畫來信

一封信件，有其難寫的部分
循着開篇的熱鬧
五顏六色的問候，總要落在
尾章署上本名的糾結

就像在小鎮被糧畫命名之前
我便時常研墨
天氣好時——
我信一粒麥子，也能抵達雲端

街道上的塵埃，曾見證過
我的步履
有時候它們搭乘我的身體
只是為了在咖啡屋裏，暫坐
從玻璃外的那個世界中
換一個角度，看看青瓦白牆
許是這一生，便不會再走一步

想起這一切時，艾草也有

執筆其中的部分
原來的片月光下，她如母親
教會着運河，流得慢點
——而我曾在河邊奔跑
一步是鳳頭，一步是豬肚
一步是豹尾
路過今夜，麥子會長成青苗
雪花會白過月光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時代詩行

晨光裏的暖意

王連翠

窗明風和

晨光熹微，寒意未散，整座城市尚在甦醒的邊緣呢喃。街邊的早餐店卻已點亮燈火，蒸騰的熱氣裹挾着麵食與滷肉的香氣，在清冷的空氣中瀰漫，悄然喚醒一個個為生活早起奔波的人。這裏，是城市跳動的脈搏，也是市井煙火最溫暖的體現。

這條並不寬敞的街道上，並排開着三家肉夾饃店。門面相近，品類相似，營業時間也無二致。可最東頭那家，門前總蜿蜒着一條安靜的隊伍。為何人們寧願等待，也不願走進隔壁那兩間同樣飄香的店鋪？這個疑問，在我每次散步經過時，總像晨霧般縈繞在我心頭。

為了尋找答案，我決定親身探訪。第一天，我加入那列隊伍，買了一個肉夾饃、一碗豆腐腦。饃酥肉香，粥暖胃舒，確是味覺的慰藉。可若就此斷言「唯此一家」，未免武斷。於是接下來的幾日，我輪流走進另外兩家。品嚐之後，我發現三家的味道其實難分高下，價格亦完全相同；就連裝潢最講究的那間，也並非人氣最旺。既然無關口味、價格與店面，那吸引人的，莫非是些看不見的東西？我將目光投向了人本身。差異，究竟藏在何處？

漸漸地，我看清了——真正的區別，在於那些細碎卻暖人的細節。

最東頭那對夫妻，無論多忙，臉上總掛着從容的笑意。那笑並非模式化的迎客表情，而是滲在言語與行動裏的體貼。「要純瘦，還是肥瘦相間？」「加不加青椒？」「今早的南瓜粥熬得黏稠，來一碗？」簡單的詢問，讓顧客覺得自在，也感受到尊重。即便只是一份不到十元的早餐，他們也以鄭重相待。

更令人讚嘆的，是兩人行雲流水般的協作。妻子手下，麵團彷彿被賦予了生命：分割、抻扭、按壓、輕擀，隨即「啪」一聲落在鐵板上，動作乾淨利落，如一場沉默的舞蹈。丈夫那邊，長勺起落間滷肉已堆滿案板，雙刀輕快起落，在「咚咚」的脆響裏，肉末與青椒、湯汁完美交融，再被嫺熟地填入餅中。兩人背對背立於狹窄的店裏，卻彷彿心有靈犀：妻子轉



身放餅，丈夫適時幫翻，一切流暢而默契。客人在他們之間穿行，不僅未被妨礙，反倒像觀看一場親切的雙人演奏。

而最打動人的，莫過於那份流淌在熟客之間的溫情。「今天還是老樣子？」「孩子上學去了吧？」他們記得許多人的口味，也記得那些隨口提起的生活片段。在這座慣於匆忙的城市裏，一句「被記得」的問候，往往比食物更能撫慰人心。直到有一天，排到我時，那位大姐抬頭一笑：「今天來得比往常晚些，還是肥瘦加青椒？」那一刻，一股暖流驀然湧過心頭——在這偌大的都市，我竟也成了被記住的人。

如今，我也成了甘願排隊的一員。我所選擇的，早已不只是一份早餐，更是一份被尊重、被溫暖的人情體驗。這家小店，猶如城市森林裏一盞不滅的燈，不僅溫暖着早行人的胃，更熨帖着都市生活中那易被忽略的心。它默默照見了一個樸素卻深刻的道理：無論在哪個行當，經營店鋪也好，經營人生也罷，最終讓人記住的，從來不是冰冷的技巧，而是滾燙的真心。

視每次相遇為緣，將每件小事做透，以愛灌注過程，以尊重聯結他人——這或許是那對夫婦從未宣之於口，卻用每一個清晨靜靜實踐的人生哲學。在熱氣蒸騰的早餐店中，他們用一雙巧手、一顆暖心，熬煮出了比食物更耐人尋味的的生活本真。

（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針尖裏的父愛

韓紅軍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鄉村，民風淳樸，田園風光也好看。四十出頭的父親，從祖母那裏學來了「挑針」的手藝——就是用縫衣服的鋼針，在左右耳上找準穴位挑破，放出一點血，再用棉絮輕輕擦掉，就能治上火引起的牙痛，給疼得不行的人解解苦。

那是個秋日清晨，知了叫得正響。我蜷在竹蓆上，腮幫子火燒火燎，像揣了塊炭。冷汗混着眼淚把枕巾都打濕了，十四歲的我被這突如其來的牙痛折磨得直哭喊。父親卻笑着，輕輕撫平我皺緊的眉頭：「莫怕，莫哭，爹給你挑針。」晨光穿過窗戶格子照進來，落在他布滿老繭的手上。他捏着平時縫補衣裳的鋼針，在我左耳廓上細細摸索着穴位。

針尖碰到耳垂那一下，我本能地往後縮。父親溫熱的手掌托着我的臉，像捧着個容易碎的物件，小心翼翼。他沿着耳輪慢慢推揉，找到一個小小的凹陷處，忽然手腕輕輕一送——一陣尖銳的刺痛像流星劃過，緊接着就被一種奇異的酥麻感代替了。鮮紅的血珠接連冒出來，被他早備好的棉絮輕輕沾去。輪到右耳時，我的抽泣已經停了，只剩下一點後怕的喘息。「軍兒，還痛麼？」父親的聲音帶着清晨的涼氣。我搖搖頭，那折磨了一整夜的劇痛，竟真的退下去不少。

這雙能在薄薄耳皮上走針的手，不僅治好了我的疼，也成了方圓十里鄉親們常找的止痛法子。天色擦黑時，常有三兩鄰居來敲我家的門。父親從不細問，拿出針線包就開始忙活。他坐在昏黃的油燈下，影子被拉得老長，有時月亮都升到頭頂了，才送走最後一個人。母親總心疼地埋怨他：「也不曉得顧惜自己！」他聽了也只是憨厚一笑：「鄉里鄉親的，誰還沒個頭疼腦熱？」那些染過他指尖血的棉球，那盞油燈下閃着微光的鋼針，無聲地連起了一張鄰里相幫的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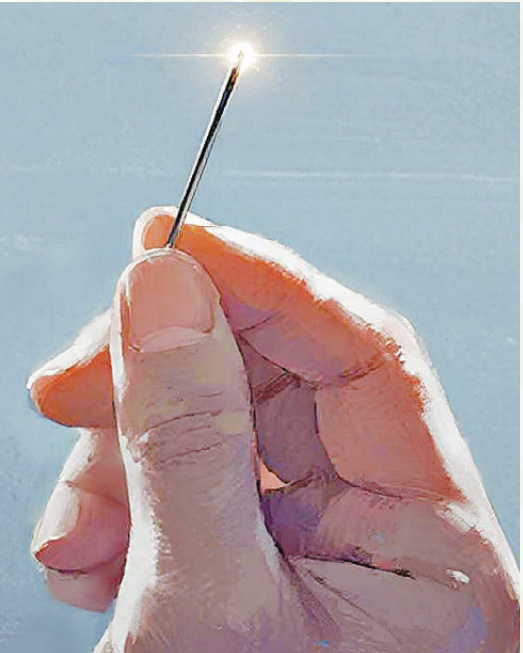
如今父親走了四年了。每當牙齒又隱隱作痛，我眼前總晃着那個秋日清晨的情景：他穿着洗得發白的藍布衫，袖子隨便挽到胳膊肘，露着曬成古銅色的手臂；額角的汗珠順着皺紋往下淌，滴在青磚地上，洇開一小片深色；那

雙因常年握鋸刀而變了形的手，那一刻卻比繡花的針還要穩當。那針尖挑起的何止是經絡裏的血，分明是沉甸甸的愛，從他粗糙的指尖，流進了我的骨血裏。

昨夜雨急，敲打着窗戶，恍惚間好像看見父親站在屋簷下。他手裏的鋼針閃閃着那點微光，身後影影綽綽，彷彿還是那些求醫問藥的身影。我想喊住他，喉嚨卻像堵住了，發不出一點聲音。原來有些溫暖，一旦錯過，就只能在疼痛翻湧時化作淚水。如今牙床一疼，我便任眼淚流下——那是思念漫過了堤壩，是遲到了太久的愧疚，沉沉地砸在心底最軟的地方。

父親一輩子這樣「行醫」，沒要過誰一分錢。他說醫者父母心，見不得人受苦。可我知道，他把所有的「酬勞」都化成了歲月裏的心意，藏在那沾着血跡的棉絮裏，融進每一次「莫怕，莫哭」的安撫裏。如今我也到了中年，才真正懂得，那根細細的鋼針，原是父親最深的牽掛，把這無聲的父愛，一筆一畫刻進了我生命的年輪裏，從未淡去。

（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 父親手裏的鋼針閃着微光。 AI 繪圖